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八

卷第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

癸丑徵變錄序

說者曰癸丑之文遜于庚戌也不啻倍蓰或曰不然舉國而咻之矣夫咻者固當也誅其于時也雖然精沉變而爲浮揚庚戌之變而爲癸丑也其不得不變者也非癸丑諸君子之罪也闗

文心于寥廓補註疏之不及二百年以來癸丑其甚夥者也癸丑諸君子之功也我黜其浮揚者而存其可補註疏者以為癸丑房稿選間有解不必補註疏而特存之者聖于文者也無庚戌無癸丑亦無二百年以來并無二百年以往者也吾取其數策而已矣其解不能於補註疏而猶存之者雄于時者也我因一日之遐賞而逆料天下之共賞者也亦不過數策而已矣

信今年勝日閒窓傳籌戰茗之餘復不禁伎癢拈出如干嘗直題之曰巳未開先錄若肯與僕決賭者取其豎如探囊中物耳苟詰其所以則不能言也無巳局日以空乎題日以靈乎旨日以韻乎玄日不盡意趣日不盡理調日不盡辭乎弊安居又不能言也或曰氣日以漓將無

巳未二十房木崔序

文章之運循環無窮然要其旨歸則與世上下

舉業者今之文也故微今者莽如舉業往在庚戌詞發而氣嚴發者蕪之漸也嚴者迫之樞也一變爲癸丑而沉雅鮮矣以靈空勝再變爲丙辰而雍穆盡矣以縹緲勝交于目則有餘咀于中則日淺吾于是而生衰世之感焉而作者曰不然虛雖漓之淺則合乎道入淺則機不深機不深則風斯淳道久成化灼然哉吾俯而思仰而渧也芸芸者如斯也而定于一人一人托百

寮百寮之極選唯茲三百人視心淺則植不深植不深則枝搖枝搖而天下動矣眞心淺則旁機深旁機深則他萌作他萌作而天下紛矣吾爲是懼越戊午而東事興天下洶洶作者曰爾不幸而言中吾俯而思仰而涕也九廟之澤未斬也九重之德未失也一䰩跳而四海沸將無甚然吾觀之朝而非無其徵矣維後三代靡不以黨禍始敗黨禍之起必釀于一人之忝而潰

于一日之剛非柔則黨不敢結非剛則禍不烈而氣不削故其徵也爲怨爲迫而其亂也爲震爲離今柔足以釀黨而幸剛未足以削氣然今之道用陰陰之禍淺于陽而人不知故其徵也爲弛爲玩而其亂也爲潰爲崩今四海之沸未有已也吾以徵巳未之文使奄奄而盡哉吾雖愚服勤者三世八十載蹈東海而死耳今幸其整者巽者捷者尚殺而列也整者色蒙巽者氣

跳捷者神促然蒙揭而大明著焉大執順焉跳去而容莊跳不去而骨存促者一舒之而流利機圓之用無窮矣吾爲是慶雖然吾觀其槃而霸氣旺焉霸者爭象也天下之爭未有巳乎然霸者不尋戈矛則王室不尊王室苟尊吾何憂焉吾聞之君之恩不禁私酬况　二祖之功彌宙也　八宗之德浹骨也五十年之御極道大而且久吾寧私乎哉但霸者之氣未純純則伊

呂矣所以未純者以養之不至也有莘之野渭水之濱豈小白重耳區區禍難可當之哉然養不可以虛言也實學之而已今天下匡濟無實學故朝無相邊無將天下經術無實學故整不能驅蒙與不能驪跳捷不能驅促然世運茍未衰文何難焉吾卒業于巳未之文而于循環之道不能無望于後之君子也夫經術乃所以匡濟也豈徒以心之聲而足徵治亂乎哉

尚書文苑序

癸丑甲寅間茅子與費子于大抵遊長于云長于
雖多名山水然暢者不聚幽者不遠遊屐所至
輒一覽而意盡故所患在精神無所寄遂共商
尚書文苑之役役竣茅子喟然曰文章經術亦
有遇焉況于人乎自　高皇帝以排比之格律
天下經術之文五經之專家遂各得其近者書
之言為典謨為訓誥故其文近莊重近典雅雖

于體頗似于義頗肖然措拈一題衍一辭敷其
說如此止矣直優俳劍戲耳豈特叔敖衣冠哉
帝祚十更葬之變也迨嘉靖間一變而爲洪達
亮節之言經生家始反而求題自是派衍而爲
三在嘉禾者縟而麗在吳門者鋭而巧在新安
者縟而潤三者之遞互有盛衰而嘉禾爲葵丘
二十年以來遂單行宇內矣及其弊也如詞人
作宴會詩裁景酌情皆在耳目之內能使讀者

未竟而先量其情狀灰雄心則有餘醒睡眼則不足故或反而言先正搜先正者用心則苦而取途則廣使卑者望而走高者引而避于文運迄無補非世之罪也不足動天下之心烏能以易天下之膍乎予與氏曰予豈好辯哉文苑之謂也文苑作纇而弗蒼者驅矣銳而弗法者驅矣縟而弗韻者驅矣幷先正廓落之言腐猥之識亦驅矣四者驅而四者之運並行于天下而

又不得各擅其尊于是文章隆而經術亦隆斯其時矣然萃二百年之精神十三朝之作者而始有今日其嚋敢任德其嚋敢任讓哉故茅子之初定也止得其三之一將遂爲名山藏咏靈運之詩曰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及費子益大半度不能秘咏潘尼之詩曰鸞鳳棲堂廡不若翔寥廓刻既峻將布之天下茅子復高咏袁粲之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楊園草序

天不能異四序而爲寒暑地不能異山澤而爲燥濕人不能異五方而爲風氣文章家欲自異其性情躍冶矯揉以勒成一家言不可得也然冬放華則書夏雨雪則書山之涯江之嶼則筆述之挺以殺者產東南柔以恬者產西北則卓然歸譽焉文章家欲拘繩墨按步武以追踪往昔不可得也故僕嘗論之不因乎性情則文章

窮不通乎變化則作者窮文章窮則作者負文章作者窮則幾乎文章負作者矣嗟乎當交窮交負之際吾黨不竦竦日夜汗浹背何暇以遇不遇論文章以文章之遇不遇論喜愠哉僕倦游歸社祭酒猶欲強出其著述且命之曰楊園草夫祭酒之意若猶以遇不遇言也僕烏敢承之雖然祭酒不以遇不遇論文而猶論文之遇不遇也僕又烏敢不聞命若夫通乎天地之故

合乎性情之微酌乎縱闔之間窮乎旋轉之變

僕不唯未敢自計其遇猶欲與我同黨岌岌

以振其交窮交負之勢也故因漫論其畧如此

木崔居四書草序

僕自辛亥揹簦兩都霜樹換紅春條辭翠凡七

屈指矣其間怪巖幽寺無不盤桓勝日爽朝無

不登涉道侶良朋無不萃覿嘔已盡之肝抽旣

老之璽冢文穿研瀝墨禿毫未可更僕數也今

年出櫝中之敗紙與淚傳之殘瀋其刪訂之一去其俯世之習再去其匠心之習三去其痕鑿之習所存僅三十六首而小過大不過之言及居一于三嗟乎較力與得安相當也然猶不免仰而喜俛而悲高之而驕慢生卑之而愧悔集時欲爲什襲藏時欲爲破琴散時欲僭悄風而乘野燒嗟乎亦安足自信信人也其委七年于草莽也固宜特僕又有童心焉戶而傳孩而習

壯夫縮舌而不敢短長者不知其時疑信得失也如何吾將起作者而問之

木雈居尚書草序

尚書家作者自洪永而下可歷道也世程人以數計人程文又以數計其它盡旁印而維藩耳僕工文事前正靡靡焉世則以爲方隆童子時學態東家習歌南陌亦遂累數百晉不抛甲十重亦可使水入水共作海潮音然不能也併羸

炬而兼去其燼辛亥壬子間尚書家遂跡響于今而殆絕竊以凋者豐之胞也希者蓄之藥也天其有意乎始屈伸枯管卒才不勝意意不勝法棄去者過半遂欲以不可知者還之天獨念英雄之興必有先爲掃除以我之御乘合之運王不足霸有餘且揖讓不再征誅見休徘徊于天人之間姑存之以待世止于丁巳共二十四首

卷之十八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九

陶原眘贄草序

聲元弟時義序

從子綦矦試草序

卷第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

闇紅螺制義序

余與闇舍卿交且十四年初見其貌目炯而髯磔類西來人所習所語皆出世事讀其文則犖雋高朗萘用世人也今年見舍卿面方膚澤神氣爽爽真將用世矣廼自號曰紅螺余嘗從遼

西關出纍望紅螺如螢立日前馳八十里始至
麓甚矣其高也望其巔之樹尚大數十圍高十
許丈不知撥其本當幾許磅礴合十萬獼其下
及半而已過之者時有奇龍異慼隤挪之不識
其名亦不知所自會有窮其巔得石函中物當
雨不能下志云其上有神仙云觀含卿今日之
文高宏而宕逸酷似之宜其以此自命也含卿
曰不然余嘗與鄒子尹自燕都歷房山縣過石

經山又八十里至紅螺其奇麗磊砢怪絕一世挽鐵索以登入足出于頂及兩山之間下空萬仞傴僂其身顛倒背腹而出出乃重闢宇宙忽自險而夷自奇而大我之文擬庶幾似之而未能也余曰薊之紅螺子所自力也遂之紅螺我以觀子之成也天下事敗于遂而中于薊薊固而後遂可復子之文其漸似之天其以此用子乎不然亦安用我兆鍪而噴殘瀋乎

宋獻孺香象菴制藝序

余性癖巖壑苦無濟勝具然攀峻躋險神魂俱越不覺其足之前也及神定迴眺至目不敢下視獻孺體幹不減于余獨能造極踞勝足不設險目不徵峻然終年遊歷求一片地棲心宅止飡奇吐怪終不得也一日同遊北山巔雲樹沉浮如江天浪痕而千家煙亂雙闕霞層耀動耳目語久景澹無可佐杯杓獻孺徐曰借勝緣易

爲我償侷穊逋序乎余無以應遂次其兩人之槩若此座客曰足以况二子之文矣

宋獻孺荷鋤剩語序

荷鋤剩語者吾友宋獻孺舉子業也獻孺其耕乎歷山之耕有莘之耕以及退而耕于野之耕皆不能須臾忘世者也彼伍大夫一家私仇耳若帝王之際臯夔稷契伊虺之徒巳布滿于朝何煩二聖屑屑而憂之然而不能也况今東鄙

妖氛爲舉世之同仇而上之皋夔稷契伊旭之徒又跛足而未見獻猶安得無意乎或曰茲時也而猶爲舉子業是衣冠而救鬬也是不然鬬者已及堂廡而典閉者猶非衣冠之人不肯入安得去其縫掖而自訴諍于戶外耶獻猶之意吾知之矣其詭爲梁父吟而和之

夏長卿慢草序

先鹿門先生論太史公敘述長卿事至家居徒

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曰此時功令獨不能爲相如關說王孫耶嗟乎當長卿還成都時往舍都亭繆恭敬事已破王孫方目令無賴令亦安敢言而臨邛又多富人令寶子虛賦亦自伊唔躊躕耳亦孰可言者及漢天子稱善馳四乘傳過昇仙橋而臨邛人始私相謂曰令非皮相人也然蘇長公猶

曰卓王孫驟富遇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嗟乎其言似矣然當長卿壁立時王孫不顧也長卿安可約素過故鄉使王孫不知上林賦重耶長卿縱貴應食藿老耳文章何罪使無琅琅金石聲此夏長卿之今日以被素茹貧一如往時而獨皇皇于慢草之行也雖然長卿以文章冠冕西漢而後世之論文者猶或曰靡而侈先先生亦曰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

文賦而已余覽之多砚磊奇崛然騷之再變矣將潄蜀父老與諫臘書絕佳令長卿較晉長卿我未知何如然不知千古之下無長喙否耶長卿曰然按僕之文別有子所定本在

顧九疇百一稿序

往與九疇共燕市是時士運未衰落犖彥輻輳不減九秋得霜鷹九疇顧恭觞退遜呴噢怡怡入目之比有脚陽春及壬子秋去九疇即謂謂

不避艮意所感慨如食蒼蠅必嘔之始已及乙卯僕改服兩國甘就管中之窺九疇意昂如也是時鏑中海島片檣梓幹九疇危言獨出諸語有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意往往豪邁者皆與其咄咄相逼嗟亦何見之晩也九疇之尊人脫藝府之領袖解寰海之轡紱皆不啻病已杖長松下當有淸風九疇與田定作儉歲紫稷寒年纖纊又豈特如半天抹霞徒以高采見哉九疇

所問世文已不下數百首茲百一義皆子卯間作也人之聲必應其心故但敘其約略如此明堂將闢元音畢奏九嚋昜之哉

鄒公履讀禮草序

茅子曰不訾于萬喙者不譽于一人不狂于一時者不豪于千古信然哉漢興五十年文帝柔治天下宣敷文德而賈生者始出然自痛哭之後長沙終老心竊疑之絳灌即不文然其人亦

慷慨氣决何至蔽賢竊位卽不然而漢之庭寧遂無一人爲賈生寃者我因度其人必睥睨曰撕不可一世故世皆以爲狂而信絳灌之言爲當雖人主之賢不能奪衆是至主父凱之計行而後以識稱矣自馬遷凱之推獎而以文稱矣及披誦其言皆紆徐莊雅必非儇佻浮薄一蹶不返者也使漢枉庭之臣塞耳食屏皮相而三四其言卽不重其識與文必無輕擠而重毀者

明興二百年文獻足徵名世輩出然兩者往往不得而兼卽兼之而皆升朝以後始策鞭弭無書生自見者自見自鄒子始自鄒子始而鄒子之毀亦盈天下矣今天下右文之治遠過于漢故以兩者知鄒子皆不待異世然終不能與毀者半故我欲今之天下無昵鄒子貌無傾鄒子欵無以識以文知鄒子而但讀其制義一班卽怪可駭走奇可刺目有不紓徐莊雅一步而九

迴者乎故拾其苦塊遺言刻之而并序其略如此然鄒子方駸駸向用明廷之上無絳灌其人者不過以鄉里餘唾致鬱鬱不得志而乃爲此言以誘鄒子我過矣

王子雲南夢堂選義序

楚之材張而楚之文亦善變騷之變詩也亦楚爲之故今之材葬楚之殊也而楚之文亦變而無巳是曰過之然楚人有其骨而恣其姿姿雖

怪而骨不仆楚之餘爲豫章豫章一詭士本不
識一字中道勉爲此創爲無聊之言吳之人有
其姿而無其骨因轍跡之相同遂信意而推之
以爲天下之文莫若也前之湯歸莫能過也今
之學爲文者莫可踰而天下之人或從而和之
或從而攻之和之者固婦人也卽攻之者而彼
得據名字於人間亦大幸矣我因以息楚然蓋
楚而變奇奇乃平也我又息變奇爲正者我六

年前識楚黃王子雲奇之科也閱六年而再見之一變而爲正正不聞于天下久矣而乃見于楚詞楚不善變不可也鄭衛中原也其聲淫放楚雖南服變而爲忠憤其詞雖激而其意則正矣今之文雖詭而意實乎子雲之爲楚言也詞雖正而其意則激矣豫章之材竟爲一不識字者掩舉豫章者必舉其人其人竟如何彼亦楚之餘吾爲楚悲也而且爲吳悲也吾吳人也不

直則道不見敢以質之世

虞伯醇近草序

夫文生乎情也情之所鍾無弗行也無弗激也而乘乎氣氣其麗情而生者乎而我先窮其情之所之之烈日之皓魄之怒號之瀑注之陰翳之於天之湍流之削壁之怪木之峻谷之于地之鞅掌之幽愁之悲憤之感慨之怒之怨之嘆之喑啞叱咤之于人于人而別之爲文之諷之

濺之慷慨淋漓以窮其情之所變極其情之所流無不萃於是故曰文者情也其所爛而見者氣也非情也故我持衡于文繇其情以得其氣十不失一也繇其氣以得其情百不失一也故因人以衡文亦十不失一也因文以衡人亦百不失一也何居氣乃情之至也情乃氣之端也其原委殊也人者情之所結也情者文之所著也其深淺又殊也不侫固負氣而遊焉者也遊

長安而始交卽得虞子目虞子之人固若不勝衣也目虞子之文又若吐天地而吞日月也擲喬丘而滴河漢也奇岩偉峰而憤裂叫號也我幾以十之一者失虞子而幸以百之一者得虞子虞子先余而逸矣欲余題其文虞子豈欲余舉之哉將有以易之也夫公車之業卽以余所得虞子者虞子足應之矣自此而往奴使還隷視雄亦皆氣而已氣不可求也求之情而已矣

淵乎其情者我將以其波而及乎其人也其曰因人以及文者循言也非知情之深者夫虞子之于人豈不綽然哉欲勗文以無已則此弁言在

周伯孔舟中草序

周伯孔淮遊不得志艤舟石頭城下以殘帙授予曰吾有六義足以償此遊然非子言無以償六義茅子受而不答徐讀之而嘆曰吾知之矣

北山之役逢泰爲政遂相訂素業依依三載遂
僕一遊武林往返纔三月而僕已決計南轅逢
泰亦斷移北轍矣僕縱濩落不振亦不至省三
千路銷沉秦淮煙月中顧遊閔愈甚遭逼愈急
視逢泰之北遊以爲曳雲蹈煙人乃徐而索其
故亦與僕無異嗟乎僕遂忽燕薊鬬雞走馬之
風亦如往日忽長干之江月矣得無回首江南
亦如僕曩日耶雖然志大而疎履高而危神王

而潘僕之所以蹶也往者逢泰之蹶僕不解其故然考于今日之文能反僕三者之失矣其何慮

潘懋嘉南遊試草序

文與遇枉離合之間說者曰高山峻源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美其質者艱其遭固也一旦脫穎去又如符之得合鑰之得投自以固有一人而疑信判一事而終始判心不信欲以

信天下吾知不能也其遇不遇之間在小試乎說者又疑小試之不可憑亦與合較等固也然文而不遇合較者十之七文而不遇小試者十之一也說者又疑遇而實文者或不利於小試不遇而實文者或獨利于小試何也此可以一言蓋矣遇不遇者置妍媸而聽喜怒移喜者于合較則利小試者去矣移不喜者於小試則遇者詘矣知小試與合較之兩無憑則離合之故

不必言也余遊兩雍受知者不一而終不得移一人于闈中每閱人小試卷則悲而不能止吾友潘懋嘉不得志于鄉較而獨纘名於辟雍頃刻其試草余輾然曰一小試耳懋嘉固不能移辟雍之喜者于鄉較之間余又何悲乎雖然唯妍也而後可以代喜怒嫫姆不嫁引鏡自嘆嘆固嘆矣其如鏡何故惟懋嘉斯可待也讀懋嘉之文者自得之

王鐵庵離鴻十五聲序

昨年南冠在郡廨見有僂而行者問之知爲黃州王鐵庵出楚人諸牘皆不平之聲怪之然以楚人慓悍易怨耳今年又見鐵庵則所出皆吳人牘矣爲不平又甚余吳人也吳人固務觀所謂低頭氣如縷者近日堅正之士始習風骨又拘簡太過每求人于尺寸跬步之間令皆肯揚眉豎鬚爲鐵庵作此語乎益怪之繼而鐵庵徐

出其近執曰離鴻十五聲者真如聞哀鴻聲不忍聞又惟恐其盡則吳楚之合銳也固宜文章雖有與于骨性者如鐵庵之文爲慓悍爲不平則有之必不肯爲低頭氣如纓者况要下此乎適以喜怒爲賞罰欲以一人之力爭一人之天付必不能也况以一人而爭吳楚兩大國乎天固假之以發哀鴻之叫耳世有聽鴻聲而不盡然悲泫然泣者則鐵庵終老于菰蘆可矣殆不

然

宋和孺選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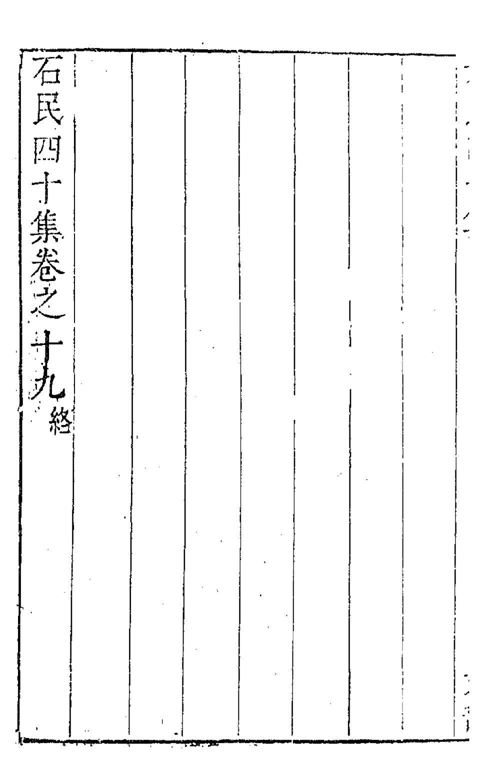
叅究家與義門人俱極心力然其苦趣大具分別一旦繳手則又同堂拍掌顧有謂枝節毛孔皆生恰說有謂大事未得如喪考妣大事巳得如喪考妣此何說也吾友宋和孺弟獻孺而父似祁其着力得力亦正似二者分別令皆在雙融境中孰喜孰悲二三子不知也讀和孺文可

得之得和孺而亦可得二子矣老僧沉酬空谷散華人猶尋覓未及況世味俁乎不識曹溪路無怪也我特拈出以告同心二子或得沉香座或受山龍衮不具論

陶原眉贊草序

人涉患難不濃則言廣大而不精微鋪張而不濃入巨麗而不幽淵蓊昌明博大之氣乘之者光華駿美而風露之所未刻氷雪之所未剗其

疾以父事我我見其點籌飛觥英爽如將家兒
條理如老吏家及吐辭出氣蘊籍從容不負麈
柄亦每着心眼今其年是我轟飲豪邁時而其
氣已斂其神已夷其趣已冲涵而旨味讀其試
草如其人勗之振衰宗紹先烈豈以茲小試乎
哉知若將對　天子庭颺和墨暇爲我寄獻一
言庶知世臣之家雖草莽不忘君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九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目

卷第二十 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一

贈南冢宰藍石孫公應大司寇内召序

今天下之所以弊亦知之乎客曰將無法不行

令之賢者進不賢者亦進賢者亦時退時進其

進之故我知之矣其退之故邪正陰陽不可得

而知然有一焉爲守法而退者乎客無以應低徊

久之曰將無癸丑甲寅間有渭南孫公以爭獻
體杜御史而去乎曰自　兩聖御極以來皤皤
黃髮久沉林壑者今皆在三事八座間有爲朝
廷守法者乎客無以應曰舉朝不守法矣守法
者無一人安於位今大敝極矣曾進一素宵守
法之人使當樞軸乎客躍然起曰　天子方以
司寇召渭南孫公矣曰孫公舊御史大夫大司
馬也今爲南冢宰雖朝廷右北不以班位拘然

爲司寇則并向日之班而抑之朝廷信禮大臣
固如是乎客曰甚矣子之窺朝廷淺而不識孫
公之微也國家設六卿分理庶政一準周官則
綸扉一片地乃顧問之臣而冡相實本朝之相
也今　天子之欲相孫公葢日夕不忘而當事
者克舉其職無兩相之理故向者司空虛即將
以司空召今者司寇虛又以司寇召唯恐公一
日不在朝亟亟皇皇不暇爲公擇官而亦察公

知有朝廷耳不知官之抑揚也曰諾拜客之教
然愚竊有疑焉曩者司空虛廷推首舉公　天
子獨用其次者今者司寇去一日而召公其故
何也客曰是不難知守法故也曰然則今日之
獄孰有大於大臣背恩棄千里之疆者乎而發
其姦則首於前司寇王公成其獄亦在於前司
寇王公豈非　天子守法臣哉乃以一言詬誶
之　天子即嚴遣之去重守法者固如是乎客

必有冷毅不可近之色故未嘗不幸朝廷之得

人而亦慮衆情之難劑及晉接之間則見公謙

衷虛已休休有容又無不爽然自失而欣焉相

告也及綱紀之際儀文之間公又以大臣者朝

廷之股肱也股肱不屈則元首始尊世未見跪

肩躄足而成完人者故又一毫不相借又無不

凜然自簡而整焉交肅也葢公立朝不久而即

以憂去然其風度偉然所爲廉頑立懦默收其

效而不久尸其功者何可歷歷道耶自公去之一年而東事起亦白羽不集于廷者二十年矣卽二十年以前東誅西蕩俱以　聖天子神武所向風靡故海內皆易兵而詘甲胄之士一旦有事卒然無以應夫兵之强弱將爲之也將之勇怯時爲之也賁育不擇地而生韓白不易代而產而良將不易得者何也大臣無淸操則債帥盈庭矣大臣不虛懷則異材在野矣大臣弛

綱紀則跋扈踵望矣今草莽之中不乏熊羆而
行伍之間徒貴珠玉暮夜入金朝登壇坫即抗
上罔下靡所不至使臨以公之清操虛懷則貪
墨解組賢達彈冠而又憚懾于公振綱飭紀之
精神則爲子儀而屈膝者豈追褰韈迎蔡州而
始見朝廷之尊耶公自巍科入館三十餘載海
內之稔公者已久而公年方七十同郡周君爲
令于公之邑述公栽培其邑之民者不可累舉

而且徵某言爲公壽壽者一身之福也　天子方殷憂疆埸慎重衮職安車蒲輪行召公矣公其起而爲吾壽天下乎仁壽之世民無夭札令避左之民以及四方徵調之卒祇爲一醜陸梁而不得終其天年者無十萬人矣若非公起而壽之則此禍滿天下　今上之世壽域也成主德者在相業某竊聞之會人矣雖不敏敢不爲天下祝而徒祝公哉

其身忍一身之禍而禍天下治餉者無借天下
之怨而巧其名既以忍避而卒以忍天下治賦
于民者無借天下之急而肥其家既以禍天下
而卒以禍其身公之治餉三年矣其任若輕其
身重其官其任之議若輕其官重其身而要之
不忍避不忍天下耳余拜公之賜三年矣治兵
雖不效何敢借天下容其身而實願士君子不
忍天下以不忍避今天下之賦大半在東南東

南之民日以災聞而修救在郡邑大夫其拊翠擊濁在羣御史公為大夫非其長歟任則平天下之心以平其口議則公天下之口以公其心遂與天下且拜公之賜以庶幾有終也孰曰公遠遜事乎哉

賀孫啓泰孝廉被詔旌孝序 代鹿伯順

今上改元崇禎宗伯請如御史言旌天下孝子節婦吾友容城孫子啓泰與焉余聞之喟然而

嘆非特嘆孫子也自周官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賓興以待造選既選而任之官少宰以六計弊吏治而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一主于廉葢修于家莫大于孝服于政莫先于廉故漢取其義舉天下之孝廉對策于廷我高皇于選舉科舉兩法屢罷屢更而終于兼用今選舉稀矣而科舉之士得解于鄉輒稱曰孝廉葢所取之途雖殊然因華以摭實非棄實以

就華也天下不約而稱之者如此可以知人心之固然矣今孫子年十七舉于鄉稱孝廉者已垂三十年至今日而　天子復旌其孝令甲已膺錫命爲命婦者不得復旌節以節其應操者耳于孝子則不然若是則天下之自孝廉進者能無媿乎不特此也凡天下所旌節九而孝一孝又民九而士一士又不顯者九而顯者一今孫子獨當焉孫子固亦奇矣乃稱男子與士而

不徒男子者能無媿乎哉我之嘆非特嘆孫子也當孫子廬墓也先後六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内偕兩兄一弟手築園土而居之風雨晦冥悲泣孺慕其廬父也猶旦夕歸覲太夫人及廬母也則闔戶不復返賓納漿蔬以飼諸婦羣而紉織化之怡怡也數百里之内兒童童𢁉老駭走覘無不俛而肅嘆而泣也然孫子曰此子職之常耳夫孫子之言豈欺我哉而已足以震鄉

里感四方以至聞于明庭　天子改容而稱卿大夫以及國人皆曰可夫孫子固已奇矣而天下安流俗而驚常行余烏能無嘆也不特此也余習孫子孫子必子夜方能就枕蓋太夫人苦胃疾非子夜不瘳故孫子亦非子夜不歸子舍如是者三十年今習而成性孫子曰子職之常耳夫孫子之言豈欺我哉然其不可及更甚於六年廬墓蓋致哀於死後忽略于生前庸人之

情也操持于數載疎脫於平生賢者之情也然稱孫子者不於此而於彼於人所稱何輕重焉而震美於獨致忘弛於恒居余又烏能無嘆也凡與孫子遊者聞余言請次而以為孫子壽余曰不特此也　高皇帝常以權謹至孝自大官丞擢為殿學此以孝而擢者也而不見其施於官者參軍高巍上書　成祖請止靖難之師自言未仕之先即荷　太祖旌其孝余欲移孝于

忠不避萬死此旌而後擢者也憎其志不遂終以節見而澤未被天下余習孫子者也知孫子孝弟睦婣而有學者也其學善萬感不能淆其學能萬變不能窮其學敬萬人不能撼其學正萬境不能奪其學法萬態不能凌其學辨萬慮不能惑或自科舉而擢高第必不以華掩實或自選舉而備顧問必不以實掩華人有恒言體用不必兼而質行無光輝當自孫子洗之以光

斯道以信天下以啓將來是在孫子矣二三子其識之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 終